

# 恩師行述

如果把 恩師的行述寫成像維基百科一般的官樣文字，在天上的恩師一定皺眉頭不會開心。於是，試著透過 恩師舐犢互動言行的描述，讓智慧、慈悲、嚴肅、務實、詼諧、淡泊、怡然自得的 恩師永遠鮮活地在大家的記憶裡，微笑著。

## 《初印象》

那是 2001 年秋，是還沒有 google 可以搜尋照片的年代，就讀東吳法碩乙二年級的我，上債總的第一天，就跟當時鄰座邱玫惠同學（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）打賭，我賭 恩師一定是消瘦型的。理由是，能寫出如此縝密嚴謹的債編總論黃皮書，作者必然自律甚嚴，從醫學的角度來說，胖不起來。果不其然，上課鈴剛響，就見 恩師仙風道骨地走進教室，開始以獨特的略帶沙啞的嗓音授課。這第一次授課， 恩師所展現的法學思維與悲天憫人的胸懷，立刻就收服了頑劣不羈的我，而這一次賭局，開啟了我與 恩師 20 餘年的師生緣。

## 《謝師禮物》

那時，東吳法碩乙師生關係非常親密，講桌上常擺滿各式精心準備的課間小點心，但我們都深知 恩師一介不取的脾氣，上債總前，一定要把桌面點心都收拾乾淨了，只能擺上一杯白開水。最後一次上課了，同學們跟 恩師沒大沒小地也相處了一整年，為了感激師恩，

我們呈上了謝師卡片與紀念小禮物，卻仍遭 恩師婉拒，並嚴正地告訴我們，學生的心意，他都知道也很感謝，但期末考還沒舉行，成績還沒送出前，不應該有這種交誼行為。就這樣，在校園生活點滴中 恩師清廉自持身教的潛移默化，遠遠勝過萬卷聖賢書的言教。

## 《碩論謝詞裡公開的一封信 email》

志正同學：我把話說得重了，其實我並無壞意，我祇是提醒論文是你研究的成果，我不過是在旁提供意見而已，你的思考要超越我，才會進步，整篇論文都是你用心思考的結晶，你要有你自己的一套理論架構，我祇是順著你的論述，提出意見，將來口試老師看你的論文，要問你的問題，也要你自己回應。當然，我們想到的爭點，將來如果有老師提出質疑，我會作解釋，可是就你的立場，不能推諉是孫某人教你這樣寫的。我要強調的是不要因為我怎麼講，你就怎麼改，你要用你建構的理論，檢驗我的意見是否可採。或許我會強調我的看法，盡量讓你的論文完整，可是最終目的還是希望你的看法能超越我。我當了一輩子的法官，所謂審判獨立的原則已經深植我心，寫論文表達意見，我也如是觀。所以才會在通訊中提起這個想法，別無他意。

也就是 恩師這種極其嚴格、內斂的法官個性，與仁慈、開放的菩薩胸襟，一步一趨地引導我完成了碩士論文。而「你的思考要超越我，才會進步……最終目的還是希望你的看法能超越我」，這透徹的教育理念，成為我日後教學的圭臬，不敢一日或忘。

## 《博士班報考前的試煉》

時值 2005 年 7 月，在通過碩士論文口試當天，擔任口試委員的林誠二老師與潘維大老師都鼓勵我繼續報考博士班，並當場慫恿我即時拜師，但很意外地遭 恩師嚴拒，當場告誡我，博士生要跨越的學術門檻絕非碩士生可比擬，單是語文一項，不是熟諳英文就好，至少必須能閱讀德國或日本法律文獻二者之一，才有資格報考，囑我要符合這最起碼的學術要求，否則就是對東吳大學以及博士學位的不尊重。牢記著 恩師的訓示，在擬定繼續從事法學研究的生涯規劃後，我先開始了在東吳大學推廣部的德語學習時程，足足花了 1 年半的時間，每週 2 次，每次 3 小時，從第 1 級一直到完成第 9 級的修習後，才報考東吳博士班，並在入學筆試的語文項目中，捨棄了拿手的法學英文，特別選考了法學德文，考得高分，證明自己的德語能力符合就讀博士班的門檻後，才敢敦請 恩師擔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。但不知恩師是有心還是無意，針對我博論「因果關係」的主題又開了二本日文书單，分別是平井宜雄氏與水野謙氏的鉅著，盼我能好好研讀。我雖然在大學時期曾學過一學年的日文，但擱置已逾 25 年，只好又去東吳大學推廣部報到，學起日文來了。然而，正是透過德語與日文的學習，使我不必假手他人，可直接閱讀第一手的德、日文獻，無疑地為我法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加開了二扇窗，這都得感謝 恩師栽培的苦心。

## 《航太中心的大小聲》

博士論文構思初期， 恩師囑我定期報告進度，由於家在豐原，指導論文的方式，有時透過電話，有時用 e-mail。在最後 1 年半的論

文熟成期，則因為溝通討論的需要，多採當面指導。恩師體諒我早上必須送小女上學後才能北上，因此通常是約早上 10 點在東吳大學的航太中心討論室進行，一直討論到下午 3 點左右才結束，中間恩師只喝水（還有吃心臟科的藥），沒有進食，一頁一頁地討論，我很擔心會影響恩師的健康，但恩師堅持把進食時間節省下來，好能專心指導我，這樣的討論近 20 次。師徒之間，因意見相左而劍拔弩張（指二人講話都大聲一點）的情形，自是難免，而且恩師跟我都是用臺語進行討論的，有一次，幾句很大聲的臺語爭執，把航太中心的工讀生嚇得花容失色，屢屢探頭往內瞧，看是否發生了肢體衝突，還差點請來警衛。但可能是民庭法官聽訟性格的緣故，恩師總能聽我充分地陳述，不厭其煩地釐清師徒間的爭點，絲毫不馬虎，激烈爭執過後，總能獲致彼此信服的結論。有一次，我的論證始終不能說服恩師，而恩師也難以輕易地讓驚鈍的我屈服，過招 5 個小時，結果論文的討論進度才推進了 10 餘頁。從恩師處，我學習到的，不僅是法學論證實事求是的技巧，更重要的是，以開闊的胸襟對不同意見進行理性思辨的堅持與謙沖態度。

## 《邏輯因果律》

這一次的指導，進度到了博論第五章的邏輯因果律，因為內容充滿符號邏輯運算，原本以為這個部分可能會對恩師造成指導上的困難；但萬萬沒想到，恩師仍是一馬平川地一頁接著一頁討論，毫無窒礙；甚至還指出了我一處符號邏輯運算的錯誤（這錯誤也出現於我更早前刊登在臺大法論叢的一篇文章裡，但刊出至今，14 年後才有另一位醫法雙修的博士生向我做勘誤確認）。我衷心讚嘆恩師真乃神人也，忍不住就問了：「老師怎麼連符號邏輯運算都如此嫻熟？」恩師

露出頑童般狡詰的笑容，從背袋裡秀出一本預藏的符號邏輯運算教科書，說：「指導論文的老師，不能不懂學生論文的內容，我去圖書館借這本葵花寶典出來，偷偷地認真讀了 2 個禮拜，嘿嘿！我還在想，你今天到底能憋到什麼時候才問？」 恩師遇事治學一絲不苟、指導學生認真負責的態度，著實令我動容！

## 《新北的小別墅》

上次嚇壞航太中心工讀生後， 恩師覺得為了指導論文，把學校場地資源利用得太頻繁了，於是跟我商量，再來論文的討論可否移到新北的「小別墅」裡進行。我心想，正好可以參觀一下傳奇大法官的豪華小別墅。那天約在捷運站出口，陪 恩師徒步前往，映入眼裡所謂的小別墅，其實只是一間簡樸的中古小公寓，是用來藏（堆）書的，客廳沒有裝潢，就只擺簡單的用餐桌椅，於是師生就在餐桌上討論起論文。特別珍惜這段在小別墅指導的時光，因為每次從捷運站陪同前往小公寓的 10 幾分鐘裡， 恩師總愛邊走邊聊起司法路上數十年的心路歷程，而我也回報以醫界白色巨塔裡光怪陸離的故事。 恩師那時候心臟不太好，有時候要稍微攙扶，走累了，這對師徒就率性地坐在路邊，一起發呆看街景，不談法學，只看人生。

## 《沒有已讀的私訊——哲人日已遠》

為了指導博士論文， 恩師特意地捱到我畢業後才從東吳大學退休。退休後，常透過臉書私訊或手機聊天說地。在 2022 年 3 月 20 日東吳院慶餐會後， 恩師私訊我：「可惜你不能參加。學生一批一批來敬酒，我比畫一下，根本沒有喝酒，但一下站起來，一下坐下來，結

果頭都暈了。我的舌頭長血管瘤，約 10 天前雷射，醫師說不用拆線，會自己吸收，還是會痛，不敢吃難咬的食物，所以隨便吃吃。玫惠有來致意。」還說「在醫院看醫師穿醫師服有權威的感覺」，而我回了「哈！這跟法庭上看到法官穿法袍，是一樣的」。但那日之後，就一直沒有再收到 恩師來聊天的私訊或是手機，心中不免暗自犯愁擔心，於是在 5 月 2 日找個話題主動私訊 恩師，但就一直、一直沒有已讀……

## 《圖書館書架上的 恩師——典型在夙昔》

就在 Covid 疫情前，最後一次去 恩師家探望時， 恩師興奮地拿出整理書房挖掘的寶貝來獻寶——債編總論初版的手稿！這才順道聊到現今法律書籍大都改成橫式排版，於是試著問了 恩師，如果債總黃皮書要改橫式，我們做學生的義不容辭可以協助改版面……此時，未曾想 恩師突然正色提到：「我的書，代表了我所處的這個臺灣社會下，這個社會所造就的我，本於自己的確信對臺灣民法的意見，代表的是我對這個時代、這片土地的公平正義想法，我想，我該說該講的，都在書裡面了，所以以後，你們不必幫我再改版，就讓我的書，像圖書館書架上的史尚寬先生一樣，永遠地在書架上，代表著我這個時代，也靜靜地看著以後的年代。」

學生 吳志正 恭錄於 2025 年 5 月 2 日